

韩

韩国当代小说丛书

薛舟主编

钟声

申京淑

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花城出版社



韩国当代小说丛书

薛舟主编

钟声

申京淑

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中国 广州 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钟声：申京淑小说选 (JONG-SO-RI by Skin Kyoung Sook)

(韩) 申京淑著；薛丹、徐丽红译.

-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4. 5

(韩国当代小说丛书)

ISBN 7-5360-4325-2

I. 钟 ...

II. ①申 ... ②薛 ... ③徐 ...

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韩国-现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韩国-现代

IV. I312. 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9278 号

责任编辑：颜展敏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州番禺市桥环市西路工农大街 45 号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5 1 插页

字 数 155, 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 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325-2/I·3459

定 价 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目录

1	钟声
39	探井
53	水里的寺院
97	月光之水
149	独行者
173	浮石寺
217	评论·母性地位与非浪漫化
233	作家的话
237	致中国读者

钟 声

你像一只归来的鸟。

一只现在可以栖息在任何地方的鸟。

A

你发现一只陌生的鸟在盥洗室窗框上做窝。平平常常的一天早晨，你起床后进了盥洗室，你突然大声喊我：亲爱的！这是那天早晨你的声音。而你真的拥有如此的声音吗？一下子被惊喜浸透了的声音啊。恐怕你

已经多年没有这样叫我了。在你叫我的声音里，我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撇开床单走出来的时候，你正把身体贴在盥洗室的窗框上。

“到这边来。”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心里惴惴不安。只是看着你的样子，我想笑。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一个过了三十五岁的男人，而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少年。我带着一张还没太睡醒的脸，照你的吩咐，试着把身体贴到窗框上。

“看那个。”

哎呀，当我循着你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我情不自禁地感叹：

“鸟窝！”

是鸟窝。好像是鸟一点一点地啄来青苔和丛莽，衔来褐色的泥土，在窗框上垒了一半的窝。“愚蠢的家伙！怎么能在那里垒窝呢，莫不是想窥视我们？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你的眼中仍然洋溢着笑意。

“鸟呢，去哪里了？”

“飞走了。”

“你看见了？”

“嗯，还对眼了呢。”

“对眼？”

“和我一对眼，它就魂飞魄散地飞走了。”

“鸟的眼睛什么样子？”

“当然是漆黑了，非常黑。”

“还回来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……”

就是在以前，每次你从盥洗室出来也都会做出很异样的表情。如果你打开盥洗室的窗户，就会感觉到扑棱棱振翅飞过的鸟的动静。窗帘是放下来的，所以尽管看不见飞上天去的鸟的形象，但那分明就是鸟的样子。我感觉你看见的是假象。没有下雨，鸟也会坐在窗框上吗？然而每次都是这样，那天也是，打开盥洗室的门，你觉察到鸟扑棱棱飞去的动静，小便完了之后，你洗过手出来，拉开窗帘打开窗户。你向外张望。我们所住的公共住宅与山脚紧紧相连，并且一眼就能看到筑台。两棵刚刚长出新叶的枫树遮住了筑台，现在窗外显得很幽静。你从枫树上收回视线，用挂在架子上的毛巾擦干手，然后你伸手按下了墙上的开关。出盥洗室你就把门带上，却又一次感觉到背后有鸟的动静。分明就在你准备关门的一刹那，鸟儿刷拉一声收敛起尾羽，往下坐到了窗框上。你回头看去，熄灯之后的盥洗室一片漆黑。好奇心驱使你把盥洗室里刚刚熄灭的灯重新打开。灯光一亮，坐在窗框上的鸟大吃一惊，马上就振翅飞走了。鸟的黑色眼睛与你的眼睛对视了一下。你连拖鞋都顾不上穿就进了盥洗室，这一次你把头伸了进去。那里，芥草和干草整齐地堆积着，形成一个完成一半的鸟窝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惊讶地喊我的原因了。

B

也是那天，你站在汉城站对面你工作了十七年的古铜色建筑物的电梯前。站在二十层以上才能乘坐的左侧电梯之前，你却不

能痛快地按下你的办公桌所在的二十三层的按钮。你站在那里。鸟来窗框做窝的春天，每天早晨我要起床准备早饭时，你都拉住我的手说，再躺十分钟吧。好像你有话要对我说。但你总是欲言又止。不知是从哪天开始，你一下班就直接回家。而平常你总要过了子夜才回家的。晚饭饭桌前，你好像要说些什么，最后却只是吃饭。只有那么一次，你喃喃自语着，我都靠什么生活的呢。我以为那是谁都会偶尔吐露的话，就没怎么在意。你提前回来和我一起吃晚饭，尽管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可是晚饭过后，在你我之间却是难以忍受的沉默在发芽。你去外地出差，或者和单位同事、同学、客户一块儿喝酒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独自一人吃饭，和家人通个电话，看一两个电视剧，你回来了我给你开门，有时喝杯茶，或者翻两页书，听听音乐，要不就看看影碟，然后睡觉。虽然无比单调，对我却是早已熟悉不过的夜晚了。

你开始提前回家，为了做晚饭，我也开始上市场了。我买来手掌般大小的新鲜鲳鱼，放进烤箱里烤，再切些洋葱、辣椒、胡萝卜和黄瓜，做成蔬菜鲑鱼炒饭。吃完晚饭想喝点什么，我就用麦芽酵母做糯米酒，鲜鱼店里陈列的安康鱼长得很滑稽，我也买下来，用它做炖安康，但我总是失败。一整个春天，我都在等你说点什么，而你不过偶尔喊我一声“亲爱的”，然后下意识地摩挲着被你抓住的我的手，直到最后什么也不说。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？十七年前，你就已经是号称国内为数不多的企业里的上班族，坐在二十三层的黑暗大楼里你低头往下看，大街上的汽车就像火柴盒一样，你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做文件，也许在等待指示的时间里你忘了自己要说的话。

在你无话可说的沉默里，三月下的大雪融化了，刚刚开始发芽的枫树叶也变得越来越宽了。金达莱凋谢，山踯躅盛开，紫丁香的芳香摇动着四方。现在的你，还能记得吗？有一次，在我生日的时候，你带我去延禧洞一家名为“江”的日本餐馆。公司有事需要接待客人的时候，我偶尔也来这里，餐馆的职员让人感觉很亲切。我至今还记得那里的鲜鱼味道，也记得嚼起来又香又脆的香喷喷的八甲鱼肉块。你说，八甲鱼无法养殖，所以价格高昂，但你还是点了生拌八甲鱼。白色的八甲鱼肉块切得很薄很薄，放在弯成曲线的碟子上。你一块一块地夹起，嚼得口齿生香。紧接着又上来各种各样又好看又好吃的丰盛的食物，鲍鱼粥和炸虾，烤鱼排和野菜，各式的寿司。从辣汤到白饭，你都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天，“江”中的你，你把生拌八甲鱼嚼得咔嚓咔嚓响的样子，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总还是想起呢？

C

我不知道。十七年来你每天早晨都去上班的公司已经被你辞掉了。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已不再去汉城站前的古铜色建筑物上班了，现在你前往上班的是三一路勃灵当百货商店所在的一幢黑色大楼。

D

鸟又来了。

鸟在窗框做窝的事情被你发现了，但你还是让它把窝垒完。和以前一样，如果你和我打开盥洗室的门，受惊的鸟就会扑棱棱地飞跑而去。它的身体要比麻雀和燕子粗大，有着坚硬的喙，翎毛呈褐色。鸟的个头有你右脚那么大。通身是褐色的羽毛，所以如果它坐到树枝上，你的眼睛就不可能发现。有一个机会让我看见了鸟的脚，它的脚趾前三后四地分布。被我目睹脚趾的鸟，向后伸开脚飞走了。我感觉有那么一个时候，窗框上的鸟在探头窥伺我们。这样一来，它就像跟我打招呼似的点头，并且一个劲儿地摇晃着尾巴。然而，每次我打开盥洗室的门，它总是大吃一惊地停止了造窝，朝着虚空冲去。要有多么轻盈的骨骼，才能这样轻快地翱翔啊。

鸟拍打翅膀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，还停留在耳边。

“鸟下蛋了。”

有一天，你对我说。

你个子高，站在那里就能看见鸟蛋，而小个子的我必须爬上马桶才能看见。鸟窝里是一枚完整的白色的鸟蛋。大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妹妹打电话来问我，哥哥怎么样了？她的嗓音里满是焦虑，我却反过来问她，他出什么事了吗？哥哥换公司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妹妹反问道。我很惊讶，又不忍回答说我不知道。不，我知道，还能适应。我回答说。

“还能适应的人为什么每天早晨中午都要去以前的公司？”

你妹妹像在责问我。在我还没听清的当儿，你妹妹可能察觉到自己嗓门太高了，就说对不起。要是说句对不起就能解决那就好了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。

“你哥哥说的吗？”

我降低了声音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昨天晚上他说的。他的学兄还留在哥哥的公司里，说哥哥每天早上都到从前的办公室去上班，喝一杯咖啡就走。午饭时间又来，和以前的同事一起吃过中午饭再回去。这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换公司已经两个月了……我很担心，所以打电话问问。”

你妹妹的声音里仿佛弥漫着水气，她传来的你的故事就像涟漪在起伏。

“哥哥本来就是那样，他不爱与人打交道。吃饭从来不动窝，旅行也只去以前去过的地方，饭菜光吃熟悉的，他不是不喜欢新衣服吗？偶尔买来一套新衣，也要在衣橱里放上一阵，等新衣服变成旧衣服了再穿出去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对上了十七年班的公司，怎么会说换就换呢？哥哥管不了自己的内心，还总是到公司里去，好像他至今还没递辞呈似的。哥哥在那方面不是专家吗？所以他是跳槽走的。听他一说，哥哥还是一个好榜样呢。公司已经两个月发不出工资了，别人即使想走，也因为没地方可去最后还是不动……谁能想到，哥哥的公司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按哥哥的性格，他可能是想逃出来一个人生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嫂子你可要照顾好哥哥呀。”

突然之间，你好像成了陌生人。我想起你的表情了，每天早上，你都会拉住要起床的我的手，要我和你一起再躺十分钟，那个时候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也许你想说你已经换公司了，但直

到最后你是什么都不说。挂断电话，我呆呆地坐着，你的书桌映入我的眼帘。你的书桌上放着没上弦停下来的手表，从经济报纸上剪贴的资料，地球仪和留言条，便条之间是你的笔记式手册。你好像忘了把它塞进提包里就那么走了，我拿过来翻看你的手册。一张照片插在里边，好像是你的直系亲属欢聚一堂时拍摄的，如今他们或者已经离开人世或者生活在美国。这张照片底下，是我们刚搬到这里时你给我照的一张单人照。还有你和必须会见的人们的约会场所，和他们分别时的对话，你都简短地记录在上面。尚未到来的日子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你必须要做的事，信手涂鸦和电话号码，以及暗号般的数字，理解不了的图表，陌生的地名。在你过去的所有日子中，我发现了你第一次看见鸟来垒窝的记录。巧合的是，那天正是你到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天。

今天开始就要到新办公室上班了。应该告诉妻子换单位的事，可连我都觉得不真实。窗框上有鸟来做窝也许是件好事。妻子枯干的脸，后颈上发出的熟悉的气息。对妻子来说，什么样的事情算是好事呢？那就是生孩子了。等待孩子的日子里，妻子变成了什么话都不直说的人。不管面对多么愉快的事情，她都不会爽朗地大笑。偶尔一笑，也会马上停下来。夹在她笑容之下的是寂寞。就像鸟在窗框上做窝，妻子希望有个孩子在自己的身体里安家。

发现鸟在窗框做窝的那天早晨，你就开始去新办公室上班

了。你始终都没告诉我你换了单位的事。就像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在我身体里生长了一整个冬天的孩子又一次离开了我的身体。我已经流过两次产了。时隔七年重新怀上的孩子。可我已经没有信心说自己怀上孩子了。要是再一次把他失去我该怎么办呢。我决定等孩子在我的身体里根深蒂固的时候，再告诉你。但是在二月下雪的某一天，孩子又离开了我的身体。这是第三次流产。也许我的身体是不容生命成长的废墟。看见鸟在陡峭的窗框做窝，差一点我就把第三次流产的秘密告诉了你。然而那天早晨我们都没有跟对方说话的打算。和平常一样，你和我，相对坐在饭桌前。我以一杯牛奶代替了早餐，而你的早饭则是漂浮着青葱和柔软豆腐的大酱汤，半碗米饭和菠菜汤，当然还有拌藕片。你穿上我为你选的西装，打好领带，拿过手提包，再穿上我给你收拾好的皮鞋，走下了公寓大楼的一百四十五级台阶。如果说有不同于以往的地方，那就是你拒绝我用汽车把你送到地铁站。我正在准备汽车钥匙，你对我说，还有时间，今天走到地铁站，就当是运动了。平平常常的一个早晨，对你来说却是特别的一天，在你的笔记本里两次出现了那天早晨的心情。是草写体。

我没有乘地铁上班，我是打出租车去的。有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我不在公司上班，就决不再坐地铁了。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期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离开公司了。今天是我从公司辞职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一天地铁也不想坐了。

自从与你妹妹通完电话，我每天都试图在你放书桌的房间里找到你的痕迹。你放在书柜上面的影集，我一张一张地翻看，常常一看就是大半天。这时我才知道你小的时候没照过一张相片。光头上扣着黑色校帽的你，终日看海的哨兵时代的你，下雪的日子里你身穿学士服端端正正地站着，我把你一张一张地翻过，我就这样打发时间。看过照片，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会笑的人。即使在和我订婚的日子里，即使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，你也从来没笑过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翻身坐起，俯视着从盥洗室出来重新躺到床上的你。你可能觉得我是担心在窗框做窝并且开始产蛋的鸟，你说鸟又下了一个蛋。这我也知道。我白天爬上马桶，看见那里有两枚白色的鸟蛋。有着黑色瞳仁和褐色羽毛的雌鸟，我们一开盥洗室的门它就受惊飞走，然而它却最终做成了鸟窝并且正在下蛋。你问我，为什么鸟不把蛋一次产完，要一个一个地下呢？那也是不为我所知的事情。

“如果鸟雏在鸟蛋里醒来，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每次开门，连雌鸟都这样，鸟雏得有多害怕。又不能像雌鸟那样飞走。”

“不用担心。幸亏它很快就能学会飞翔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E

你往放在泔水台上的一只内凹的碟子里注满水，放在窗框

上，你把面包捏成小块掷于窗外，再从米箱里抓一小把大米撒出去。还不止这些。在只有你和我而显得寂寞的饭桌上，你开始不时地谈起鸟的话题。你说如果以后再盖房子，我们要在院子里种上山楂树和梔子树。我连山楂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而你却跟我说在鸟所喜欢的树木里，第一要数山楂树。从前的人们要想把鸟引到家中，就会在院子里栽上山楂树。于是，每天早晨和晚上，会有鸟儿飞来坐在树枝上，玩上一会儿然后飞走。有球状物的地方就离鸟窝不远了。

“球？”

“就是鸟吃完东西后吐出来的食物残渣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猛禽类的会更大。它们将老鼠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整个吞下去，只吐出来骨头和毛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消化。在什么地方生活着什么鸟，只要一看小球就知道了。如果有蛤蜊或螃蟹的外皮被吐出来，那里无疑就会有鹬。”

你不停不休地讲着与鸟有关的故事。你说跟着白鹭一直走，就会走进稻田，走进湖泊，走进芦苇荡。你说夜间捕获、摄取食物的丛林白鹭的黄眼睛就如同玻璃珠。自从有着黑色眼睛的鸟开始在我们家的窗框做窝，我就格外惊讶于你关于鸟的渊博的知识。原以为你除了公司的事务一概不知，如果我问你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也只是斩钉截铁地说一句，我不想说公司里的事。但我仍然可以知道对于公司你有多么热心。即使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再激烈，你也从未错过过你该得的建筑权。新的工作一旦开始，你会接连五天或一星期出差到外地，那是你要去会见什么人

了。即使是在星期天，你也要到模型建筑那里上班。你所参与的新建住宅大楼的销售业绩也总是遥遥领先。对那只悬挂在我们家窗框上艰难做窝的鸟，你流露出更多的关心，胜过关心需要你去做住宅楼或新建筑的土地。这还是第一次你让我如此地难为情。

好像你借助于鸟，婉转地说出了你想说的话。你说有一种叫做翠鸟的水鸟，会在堤坝上挖很深的洞并在那里产卵，稍小一些的珣鸟则将蛋产在河口平原上的石头间。另外，你的故事还说到长着翅膀飞去又飞来的麻雀，即使没有翅膀也能凭借气流漂浮空中几小时的秃鹫，以及在天空中一边划着大圈盘旋一边做侦察飞行，等到缴获食物的时候就折叠起翅膀做低空飞行的雄鹰。你说芒地里有大苇莺，插秧结束后，稻田里的水满荡荡的地方一定有鱼鹰。你还说如果天气好，红燕坐在树枝或电线上，看见昆虫就飞快地过去将它抓住，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知道伯劳鸟习惯生吃青蛙一类的肉食动物，并且还将吃剩的东西一点一点穿到尖锐的树枝上。不论什么地方，都有鸟的眼睛在注视着人类。黑色的乌鸦蹲踞在高处，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把坚硬的甲壳类叼在嘴里飞往高处，吐出来，掉到下面摔得粉碎的就是乌鸦。

你怎么对鸟这么了解，我这样问你。你回答说你曾经是探鸟会的会员。

“探鸟会？”

“就是观察野生鸟类的协会。简称探鸟会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上高中时有过一段时间，大学毕业刚进公司的时候也有过

一段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是探鸟会？”

“因为鸟看上去很神圣。”

像是要将早已忘却的从前复活过来，你喃喃自语着《玛雅斯特拉》……

“是布朗库西吗？”

“对。有一次我偶然在一本画册上看到布朗库西的雕塑《玛雅斯特拉》，它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。因为它虽然只出现在民间故事中，却是战士们的守护鸟。”

我明亮地迎视着你的眼睛，你避开了。仅仅如此而已，我被吸引了……说完这些，你缄口不语。是这样吗，从前你还有时间去观察飞翔的鸟。你看来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可我还想听你再说说什么别的故事，所以我问你，下雨的时候鸟怎么办呢？鸟的羽毛上有油，能避开水珠，所以身体就不容易淋湿。你不假思索地回答我。为了找到鸟，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呀？都是些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这个……许多地名从你口中流动而出，有被称为东海孤岛的独岛，有西海最西端的小黑山岛，有铁原、国屹岛，还有七发岛。

F

在我家后院的墙壁之间，有一棵很高的树，母亲将它叫做桑树，有时母亲也折断树枝当鞭子使。冥顽不化的我即使母亲打折了枝条也从不认为自己有错。当时的我和哥哥，还有妹妹到底做